

名家名作

《东京迷上车：从橙色中央线出发》

新井一二三著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新井一二三，日本东京人。她用中文创作，写土生土长的东京家乡，她用母语日文创作，写对中文的着迷。

▼试读章节

第二站：
先来填饱肚子吧！

- 吃饱喝足的美食极道：荞麦面、咖啡、炸馒头、鸡肉锄烧、火锅
- 悠闲散步去：万世桥

老东京口味

橙色中央线快速离开东京站，两边就能看到机关公司的灰色大楼。

我喜欢左边窗外，红字标志的东京国际邮政局。每次看到都一定想起，好多好多年以前，这世界还没有网络以前，为了跟全球旅行中的朋友联络，寄航空信到各国首都的国际邮政局去。

一过首都高速公路都心环状线，窗外的景色马上发生变化。密密麻麻数不清的中层大厦上，看到各种各样的广告牌：餐厅、酒吧、小钢珠店、便利店、高利贷、英文学校……

已经到了皇居美观地区外，这儿是小

“横纲”级老饕

由神田火车站北口出来，往南(西北)走三百米，经过须田町一丁目红绿灯后，继续往前走一段，左边的三角地，就是神田食味新道了。

沿着大马路往左(神保町方向)走几步，有十九世纪中明治初年创业，现由第三代老板经营的荞麦面店“松屋”。这儿是已故历史小说家池波正太郎曾常光顾的地方。

池波是日本文坛上特有名气的美食家，能够跟谷崎润一郎相比的“横纲”(编者注：“横纲”是日本相扑运动员最高级的称号)级老饕。他非常喜欢神田须田町、淡路町一带(旧地名连雀町)，因为这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遭到空袭，至今保留着好几家老字号食肆，在东京市区算是奇迹般的例外。古老的木造房子充满魅

老字号荞麦面店：东京人的点心

池波曾在一本书里写过：“著名食肆附近一定躲藏着一家好店。”他爱光顾的松屋就是好店的例子。至于著名食肆，则不外是北边两条街上的神田藪荞麦了。

跟普通民房般的松屋不同，“藪荞麦”是有围墙、有大门、有庭院的大铺子。每天正午，好多辆黑色高级轿车送主人来用餐。

着实壮丽，但是，千万不用给吓坏。毕竟，这儿是自从江户时代老百姓居住的神田，而且荞麦面是江户——东京人的点心。也许有人嫌吃不饱，但价钱却贵不到哪里去。

说实在，若你在东京只吃一次荞麦面的话，藪荞麦是最好的选择。既能吃到美味，又能享受到江户文化的精髓。藪荞麦的牌子，你在日本各地都看得到。然而，总字号只有东京几家而已，其中“神田藪”又是最有名的一家。

单独旅客也不用怕，因为荞麦面店是

风流甜品店

不知怎地，白天饮酒容易喝醉。由藪荞麦出来，能休息一会儿的地方，有两个选择。

要想喝咖啡的话，对面就有“肖邦”，彩色玻璃好浪漫，整天提供浓郁咖啡。要走和风格线，则可以去南边一条街上的“竹村”。

竹村卖的都是日式甜点，其中炸馒头(430日元)为池波正太郎推荐的佳品。

在他写的通俗历史小说里，这样的甜品店不是女人小孩去的地方，而是好色男人带红颜知己去休息的风流场所。犹如在一些国家“理发院”是风化店的别名，在旧时江户，“红豆汤铺”拥有钟点房的功能。

不过，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。今天光临竹村的，很多是正经的中年池波书迷；当年的暧昧风气早就没有了。



神田藪荞麦

职员上班的地方。

很快，列车将停在第一个站神田了。

东京到神田之间的距离，才一公里多而已。但是，两个站附近的气氛，可以说正相反。

神田自从江户时代开始就是老百姓生活的地方。锻冶(铁匠)町、乘物町、紺屋(染蓝坊)町等，车站附近的地名显示这里曾经有各行匠人的工作间。

你若对老东京口味感兴趣，请一定别忘了在此下车，因为这里有“神田食味新道”，这可是特级老字号食肆集中的地区。

力，所供应的饭菜又特别正宗，能让现代人品尝到十九世纪东京的口味。

1923年在东京浅草出生的池波，小学一毕业就在日本桥茅场町的股票行当了徒弟，十几岁开始跟伙伴一起来连雀町享口福。他当年常光顾，并留下了不少人生插曲的馆子，大多仍然在经营中。

旧地名连雀町，取自“连雀”，即藤制背包，乃古时商人运输商品而用的。显而易见，今天的神田食味新道两百年前是藤匠集中的地方。

连雀町这地名，今天在东京西郊三鹰市也有。1923年关东大地震发生时，房屋塌下来非得往郊区搬走的老居民，出于怀念，将新住所命名为连雀町。

可见，他们对故乡神田的感情多么深。

日本人要独自吃饭时的首选。顾客中单独客人并不少。而且这里有英文菜单，跟日文的对照看，应该不难自己叫菜的。

日本荞麦面店是大白天都可以喝酒的地方。尤其坐在环境这么好的馆子里，不喝太可惜了。不妨先叫一樽清酒(735日元，有180毫升，带小碟普菜当下酒菜)。慢慢边喝酒边欣赏庭院风景，感觉一定蛮好的。

这家店的老板娘，跪坐在收款处，传达客人点过的菜给厨房听时，用歌舞伎演员说台词般的特殊发声。众伙计送客人同时喊出“谢谢光临”也颇像在演古典群像戏。看起来真有趣。

至于主食，还是非得吃招牌“蒸笼荞麦面”，乃冷面蘸佐料吃的。

一份630日元。有些人叫两三份。反正，吃多少也吃不饱的。但是，那爽快的口感，只要吃上一次，保证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神田食味新道另外有鸡肉锄烧店“牡丹”、鱼火锅店“伊势源”等专卖老东京风味的馆子。

还有十九世纪末创业的西式点心店“近江屋洋果子店”，以文豪夏目漱石都曾吃过的“搔痒”即炸肉饼闻名于世的和式西餐店“松荣亭”等，都是些可爱的老铺子。

你来这里，不用事先打电话订位，不如在小巷里，随便走走看看，慢慢决定先去哪里，然后要到哪里。

神田食味新道简直就是老东京风味的主题公园。强在它不是后人特地设计的，而是历史自然留下来的。喜欢美味和怀旧气氛的人，绝不能错过了！

你的东京散步，已开始上个人轨道了。

新书抢鲜看

《现在，请谈一谈你最爱的那个人》

万卷出版社
约翰·鲍主编

【内容简介】

面对永恒的问题——“爱是什么？”有人说是安全感，是化学作用，也有人说是能在彼此面前放屁而丝毫不觉得难堪……《现在，请谈一谈你最爱的那个人》是由美国《纽约客》王牌作家约翰·鲍(John

Bowe)主持的系列访谈录，受访者是美国各地形形色色的普通人。100人的编辑团队，踏遍全美51个州，25000例面对面采访，寻找最难忘的爱情故事。

从佛蒙特州大雪纷飞的郁郁松林到俄克拉荷马的一马平川，从佛罗里达州软红十丈的商业街到吉吉特海峡的悠悠碧水，从目不识丁的危地马拉移民、摇摆舞女、激素驱使下的疯狂卡车司机，到制服僵硬、不苟言笑的会计师。他们描述了浪漫爱情迸发火花、生长、得到与失去的种种经历。这些故事气象万千，异彩纷呈，有的诗情画意、有的振奋人心、有的活色生香、有的催人泪下、有的滑稽可喜、有的荒诞不经，有的甚至令人作呕。

后来，我来到了美国。有五年的时间，我和妻子之间音信全无。五年后，妻子开始和我联系。那个时候，妻子儿女都想让我回家。但我根本不敢回去。现在，我的妻子生活得不错。她找了个男人为她帮忙，但他们没有结婚。她再也不想结婚了。

后来，我遇到了自己第二任太太——钱妮。我们住在一起，钱妮就像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无所不谈，毫不隐瞒。但是我仍旧挂念我的第一任妻子，那个时候，我们处境艰辛，生活困顿，一切努力只为了求生。我对患难之妻仍有感觉。

爱将人们联结在一起。他们对彼此的爱虽然并没怎么说出口，却心心相印。这就是真正的爱。如果人们理解爱的世界，就能明白，爱会带来更多幸福，更多宁静和欢乐。

▼试读章节

如果我死了
请你帮我操办葬礼

讲述人：托马斯·奥克，男，58岁

我在越南出生。我是生活在越南的柬埔寨人。1967年，十六岁的我成了一名僧人。出家为僧后，父母将我送到柬埔寨，学习柬埔寨文化。

1975年，红色高棉统治了柬埔寨。红色高棉告诉我们，必须脱下僧袍，他们把我们送到农村，从早到晚的工作。我吃过草，吃过生物，昆虫、壁虎、蜥蜴，什么都吃。

一天，他们把男人区所有单身的人都喊出来，再把女人区所有单身的都喊出来，说是要开会。他们站在两群人的中间，一次就让六十对男女成了夫妻。其实就是喊着名字，把一对男女推在一起，让他们拉起手。“行了，你是老公，她是老婆！现在你们可以接吻了！”随意拉个男人，再拉个女人，拉到一起就是夫妻了。我们彼此根本不认识，也没有任何仪式，仅仅是让两个人拉起手。

所以，我和妻子那时素昧平生。但是，假如我们胆敢不在一起生活，他们会杀了我们。

我不觉得她是我妻子，她也不觉得我是她的丈夫。我们只是觉得自己侥幸逃脱了遭受荼毒的命运。我们装作夫妻，但我们没有爱上对方，不，没有。我们入睡的时候，也是同床异梦。我们开始喜欢帮助对方，彼此理解。一个月之后，我们睡在了一起。

在美国，你会寻找爱情，而在那边，我们根本没想过要寻找乐趣，寻觅爱情。这些都是不可能的，我们活得仿佛囚徒。真的，我们怕死，每天每夜都怕。我们思考如何才能活下来。如果我和她不在一起生活，他们就会把我们带走杀掉。我们无能为力。但是根据自然规律，孤男寡女在一起，日久便会生情，我们渐渐亲密起来。

我在柬埔寨孤身一人。当我有了妻子，对，我会感觉略好一些，因为我有了一个可以谈天做伴的人。在那段时期，不管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，一旦第三个人传出去，必死无疑。只有夫妻之间才能互相保守秘密，还不能大声说，必须悄悄说。后来我们生了两个孩子，一儿一女。

后来，红色高棉倒台了。我不能留在柬埔寨，因为1968年，我曾经支持身在越南的柬埔寨人发起的独立运动。我隐瞒了自己的背景，更改了姓氏，谎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柬埔寨人。但我提心吊胆，知道他们迟早会发现真相。我不得不离开妻子和儿女。妻子不能随我离开，因为她的父母已经非常年迈。我陪着她生下我的又一个孩子。我走那天，女儿刚刚四个半月。

离开妻子非常艰难，但我别无选择。第一：你想让我在监狱里生活吗？第二：你想看着我死吗？第三：你想让我活下去，但有一段时间背井离乡，将来可以重逢吗？你选择哪一个？如果运气不错，我会活下去，有朝一日回来重聚。如果我没有回来，那就是死了。我有一半的可能客死异乡。

后来，我来到了美国。有五年的时间，我和妻子之间音信全无。五年后，妻子开始和我联系。那个时候，妻子儿女都想让我回家。但我根本不敢回去。现在，我的妻子生活得不错。她找了个男人为她帮忙，但他们没有结婚。她再也不想结婚了。

后来，我遇到了自己第二任太太——钱妮。我们住在一起，钱妮就像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无所不谈，毫不隐瞒。但是我仍旧挂念我的第一任妻子，那个时候，我们处境艰辛，生活困顿，一切努力只为了求生。我对患难之妻仍有感觉。

爱将人们联结在一起。他们对彼此的爱虽然并没怎么说出口，却心心相印。这就是真正的爱。如果人们理解爱的世界，就能明白，爱会带来更多幸福，更多宁静和欢乐。